

藏和尚語錄卷第五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

C40

4514

(279)

隱寺小叅妙明心中一念昏沉便是無明無明生
起一分有知謂之衆生一分無知謂之山河大地明
暗色空山河影現搖動知覺謂之塵知覺攬前塵
謂之念所以生死流浪從塵念起若識得前塵本從
妄念起則塵本非塵識得妄念從前塵起則念原非
念非念則真心如鏡非塵則妙境歷然此猶是五蘊
邊事尚落照力正是生死根本直須一時翻轉如將

寶鏡覆却正與麼時謂之枯木崖前是體邊事動用
不得纔動著便落明暗兩路直須向者裏看箇話頭
舉竹篋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畢竟喚
作什麼到者裏明歷不得沉暗不得正不得處千拶
萬拶忽然拶破虛空因梅花不解春消息漏泄南枝
一點香

蘇北禪寺告香小叅舉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塵

一昧門曰鉢裏飯桶裏水又僧問如何是雲門

曰臘月二十五又僧問如何是法身

此三轉語若人會得恰好許你得一

審且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僧出便喝師云如何
門一句僧又喝師云如何是法身僧作禮師便
云掣電乍形時薦取尚屬明根轟雷頓破處承
猶縈我執直須向威音未名父母未生以前定當
則咳唾掉臂一語一默皆是向上全提處處是獅子
踞地截斷衆流于萬峰空裏去來金剛山中出沒烏
語淡花裏雲生怪石邊到恁麼地何等快活何等自
在又何必在者裏起模做樣告香入室膠膠擾擾者
哉其或不然只得與你箇沒底蓋底實法有出脫底
話頭拈起竹篋子云喚著竹篋則觸不喚著竹篋則

援述
三山志卷之三
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如將泥團塞却七竅氣急不
過自然憤之又憤疑之又疑疑得切悶得淡于穿衣
喫飯處迎賓待客處屙矢送尿搬柴運米處或堂裏
或堂外或出或入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若本性
若妙心總是箇背觸不得到者裏若稍涉遲回恐落
冷窟直須拌命再添一憤如太山崩虛空碎得箇前
際斷此處若不透祖家語脈便坐死處于言句上
不得還須于言句上起叅卽如僧問雲門如何
塵三昧他若來得便道飛底飛走底走若問如
雲門一句他便道滿口吐金遍地成鐵若問如

定法身他便道就地輓若再問如何是塵塵三昧
底法身他便劈脊一棒縱使三世諸佛亦須退
三舍歷代祖師出頭無分雖然如是若有舉著臨
濟雲門堂奧中事一點不通滿目生死微細無明一
齊頓發更須向師承邊溫研積稔磨光刮垢透盡七
零八碎直到恁麼田地正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方與威音未名父母未生以前一段大事相應始
不負今日告香以竹篋擊案一下云直須與麼始得
珍重

小叅真修行人須具一箇信字然此信字本一分際

有三一者遙信二者證信三者了信所謂遙信者未能親見此事先須信得自己直下本來是佛只是聖凡情理所障動輒落在意根下東緣西緣狂心難歇直須討箇歇處纔信得有歇處便肯撇下六塵捨將三毒求箇明師指點廣叅博問看箇有疑情話頭務祈一觸一磕打破髑髏中間便從信字上先立大志他千岐萬惑終不搖動一直到底魔來佛來總不三子事既已立志便能鼓發浩氣其氣憤憤勃勃八蓋地不可屈撓以志率氣以氣成志志氣堅凝成一片如純鋼渾鐵一般把一箇話頭疑處通身

迸千飛萬碎那時見得自己下落方謂之證信既之後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祖不疑古今不疑自己不疑叅究方信得前來信字也不消得到此方謂了信可見不發遙信無有證信不發證信不得了信三者一貫到底有等見人叅禪便道佛法全在教裏何須更走者死煞一路窮盡教義自然明却自心直下是佛便了此便是依通狐伎不發遙信者也又有雖然只在教裏發明然亦不妨坐叅一上看他有什長處此是無遙信而隨人信處鑿壁偷光者也如此等人必不抵死拌命定無證信之理又有果然大

勇大猛已得入處但道一了百了直是快活何須更有師承絡絡索索縱然理得線索料道不過爲接人門庭多有方便耳在自己分上想無加損若然者我又何苦大費周折耶却不知一了之中止可入佛不能入魔常時空淨則相應若到千態萬狀七顛八倒用心用識處便無受用所謂涅槃心易得差別智難無量無量塵沙無明細惑不曾動著一絲毫此因信不深得少爲足未能了信者也又有證信之後有了信信有師承于師承邊遠得少許窺得門戶佛不到轉一轉田地人忘法未忘離師太蚤出頭

動輒在法見上四相紛然自覺得相應于相應日此其了信不了致成彌天過咎非遇大手眼不能爲其抽釘拔楔也過此關方真是了信大衆未信者于此遙信便猛叅箇竹篋子話去若已叅者便拚命求箇懸崖撒手直到證信去若已證信者務須求箇了信去大衆不妨因今日山僧苦苦勸信便卽信取以拄杖頓地便休

小叅山僧昔年究極五家宗旨既有所立苦無先達爲證因不遠千里叅見一尊宿志誠求決宿曰五家宗旨是馬祖以下人所建立非前人意也子盍簡釋

迦而下逮于六祖三十四傳之偈其禪原無許多事
若向馬祖之下輒作禪語則惡俗不可當矣余聞之
憮然而返復叅一尊宿問及臨濟宗旨宿曰我不
用臨濟禪我今盡欲翻掉他窟子從六祖而上直迦釋
迦老漢紹其法脈耳若接臨濟源流便有賓主等法
若有賓主等法便有生死矣余復爲之憮然復叅一
老宿皆貶三玄三要爲謾人語無如是事及考邇
頭尊宿語錄雖不多見然于五家宗旨槩無喫緊
嘗不置卷長歎也竊謂五宗原非後人自立以
誑人者乃從達磨所傳七佛諸祖之偈中拈出以

宗者耳今試以釋迦一偈言之可見其槩偈曰
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麼者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柰何以意度通之曰
之本法原無法也正以無法而爲法耳今付無法
之時則法而法者何曾法哉此不過以無爲宗邪人
說正法正法亦皆邪此輩名爲可憐憫者遂以菩提
爲本無樹狗子爲無佛性種種邪解不可枚舉而不
知偈意則不然看他說箇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何等直截痛快正是五家
宗旨之鼻祖也試以臨濟之法逆而印之法本法無

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法本法無法第一句也無法法亦法第二句也法法何曾法第三句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第一玄也四句一齊拋出盡其神力柰何不得第二玄也黏頭綴尾雙轉四面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第三玄也此其爲三玄也三要不必言矣四句齊金剛王也全威獨露踞地師子也以此驗人探竿也究竟則一喝不作一喝用也此四喝之謂也道了不向你道全偈忽來逐句點出此四料簡曾此偈否偈會也未盡情現前東說西舉此四照

也全偈會得一句分賓主也同生同死同喝之賓也座中見解賓中賓也見不徹了賓中主也與你解你不得宗主中賓也大家面面相許主中主也此四賓主也臨濟宗旨大略具矣法本法無法偏中正也無法法亦法正中偏也無法者果無法乎正中來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兼中至也全偈無可若何兼中到也此五位君臣也而五位王子亦具焉此曹洞宗旨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函蓋乾坤也全偈則截斷衆流也如此說法則隨波逐浪也四句乃一字關也此雲門

宗旨也以拄杖于空中作圓相乃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瀉仰宗旨也四句全舉總相也法之與無別相也法與無兼同相也無與法判異相也首尾輪轉成相也各各不到壞相也此六相義而法眼宗旨具也此所謂五宗攝於一偈而四七二三之祖莫不了了於此者也至于馬祖之時人多情謂每墮文字故大權方便有鐘樓上讚牀脚下種菜等語後人溟滓其句便以爲惡俗不欲參之願向無邊著落以爲極則故以五宗爲說而欲翻掉其根謬之謬矣宗門家謂智過于師

世傳道智與師齊滅師半德今且不能智與師齊欲埽盡師承之正法豎起自己之顛頂以欺後世豪傑豈不深可痛哉是以不惜口業略爲指示以定綱宗向後倘有真人再興救得此弊雖萬死足爲諸佛報恩也卽今有信者疑者麼出來趁蚤辯取良久云諸上座彼之所謂無五家宗旨旣不是我今所謂有五家宗旨也不是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你作麼生會僧問有宗旨又不是無宗旨又不是畢竟如何師便打僧云此有宗旨也師云何不道來僧云請和尚道師又打又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好與一棒

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盡力說不到如何是雲門宗師云噫如何是潯仰宗師云汝只好在者圈子裏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向汝道了也僧禮拜師下座

安隱寺小叅師豎一指云大衆會麼若向者裏會得則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則上至佛祖下至含靈一切世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槌粉碎安復有我人衆主壽者等相到者裏直得一道平等復豎指云會麼西天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已付法于四祖優波鞠尊者卽隱于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于三昧中見多徒衆有五百比丘其心尚有生滅于法懈怠互

我慢乃往彼正之趣多見師至頂禮次尊者以右一指卽有香乳自空而注問趣多曰汝識之乎趣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察乃請曰是果何三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知之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佛不識辟支佛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于是趣多弟子皆伏而悔謝尊者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師

云此西天祖師公案最爲微密當細細參味須知古人向者一指上悟去則心不生滅于不生滅中久久則不思議境自然出多三昧故前人三昧後人未知近世悟明心地者不向一指頭上入不生滅尚見有我于法懈怠不相恭敬蓋爲雖悟一指頭禪即便走出不在裏許過日原與入處不得相應三玄三要也不相應連前所得一切廢却復豎指云大衆會麼須着裏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始得下座

禪須妙悟豈有逐日長進底禪何爲妙悟漸從識不到處忽地悟來透頂透底謂之妙悟若要妙

須把箇竹篋子話頭兩頭揆定馬祖所謂無門爲門高峰所謂祖師關如此透頂透底方得一槪且既是透頂透底如何又喚做一槪須知後來更有師承邊事在我今與你註解明白譬如要到長安忽地竟到此是妙悟雖到長安途路中事都不覺知與未識路者無別動輒有疑後來如何向人指示其間曲折深淺到與不到所以倒縮轉來詳盡路情務令決擇真僞不使躲根正如善財初參文殊文殊作象王回顧勢善財便得頓悟然只曉得此事便處處用他也有處用得是也有處用得不是只爲透脫不盡

無明處處蓋覆文殊知其師法未盡指叅妙峰見德雲比丘七日尋覓不見後至別山忽得相見便乃大悟後又有五十餘叅中間種種差別法門若不得盡師承邊事定然心驚膽戰如何度得人然而前邊若不實于文殊處得箇頓悟而竟入師法則如學算沙者祇是箇算師弟子學字韻者祇是箇切字先生有何用處所以古人道沒有逐日長進底禪如今做工要得妙悟須得妙悟底法譬如兩扇門關了不得洞挖壁定要一槌打破直透殿後堂裏中事一總知不妨再細細巡視一遍你若一層一層偷開門

路窺視家私則不得痛快不但死來用不著卽今未死遇境觸緣先喫許多生受所以我者裏無逐日長進底禪如今最要緊者在做工夫做工夫之說極多如猫捕鼠最喻得好古人曰子見猫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按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若是如雞伏卵喻卽有弊只爲他把者一句話頭綿密抱定止得十寒一暴未易觸發直須如猫捕鼠直下見鼠打箇筋斗不容走作始得

茶話去凡居士問臨濟四賓主有主中主語曰橫按鎧鉞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曹洞宗寶鏡三昧曰

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兩家主中主之語各異請問其
義師豎竹篋云會麼答云會得放下竹篋云會麼答
云會得師云者便是太平寰宇復以竹篋打一下云
者裏便須斬却何故聲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
與人看此臨濟主中主也又豎起竹篋云此是侍者
放下竹篋云此是闍黎若老僧總不在者裏者裏相
續便是曹洞主中主也却是再相續不來底直須相
續不得處相續始得良以曹洞重操履須要操履到
相續不得頽然在中無根而綿密臨濟却不在操履
直從頂顙徑過不落體上消停而來最初便提脫根

帶于機先無一毫影響與你蹲坐直于太平無事處
冷灰豆爆如雷如霆不爲綿密所困所以妙極出于
曹洞之上但是後來子孫只貴作用火氣尚存無法
坐法翻不如曹洞操履實到爲病耳若果從機先提
脫則操履不必言而操履出于曹洞萬萬矣真正臨
濟兒孫畢竟與麼始得珍重

茶話馮白季居士請以易說法師云未下一畫以前
蚤與諸人道破了也纔下一畫便有許多事有賓有
主有君有臣有父有子若會得者一畫則賓賓主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聚頭喫茶有什吉凶悔吝

其或不然上一畫不是下一畫下一畫不是上一畫
上三畫不是下三畫下三畫不是上三畫陰陽交錯
形位森然吉凶悔吝見矣雖然如是須向古廟裏藏
身始得只是中間者一爻不與你說破居士禮拜起
師云八八六十四卦有間又云有一畫卽有三畫有
一畫卽有六畫下中畫爲賓中主上中畫爲主中主
只爲從主出格故爲獨坐無尊卑三爲下之上六爲
上之上只因亢極危極故不可居若善抽爻換象者
知得機先卽抽去一爻仍居上中之位僧出作禮師
便起身

聖恩禪寺小叅做工夫不得修行斷習作二乘人見
解縱使習斷不得成佛作祖只在下手處鏟盡兩頭
知見善惡心行善惡事相隨衆過日如牛耕田拽磨
一味努力向前別無他顧自然習心輕了及至悟了
便得相應謂之大修行人

晚叅生死在有心無心處輪迴在見凡見聖處出生
死在翻轉面皮處看話頭在下手不得處工夫在叅
不得處精進在憤然忿然處前後際斷在突然打失
處開悟在倒轉杓柄處履踐在下脚不得處相應在
忘法處良久云切急捷忽打失便拈出屈向者裏會

始得相應卽不問翻轉拈出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
一下云松虛日漏竹密風來

小叅公案中竝無奇特玄妙只要斷盡根本無明微
細無明不用將心性及作用知見去悟他如銷金鑪
越銷越淨若是不識公案只悟得箇一了百了大是
禍事

小叅羸悟一句一棒便無一法當情然此一棒正是
實法繫人直須入三玄以銷盡出三要以了盡始得
當知玄非奇玄之玄法乃無法之法

小叅斷人命根了人知見全在臨濟賓主句中若不

識賓主句定不能到主中主田地所云悟者皆是生
死

小叅馬祖而下尊宿之禪如乾卦石頭而下尊宿之
禪如坤卦馬祖下四宗以正而剛奇其後句而捷其
變化如龍如牡馬如天行之健此法中之乾元也石
頭下一宗以迴互尚操履虛其父祖而馴其任載如
牛如牝馬如地德之順此法中之坤元也雖然末後
句正是操履不到處迴互處正是變化無象處乾坤
道合未嘗欠少也

華藏寺法雲老宿請小叅吾鄉自宋及今五百年間

宗師之傑出者惟圓照本一人而已生于梁溪後出世姑蘇之瑞光其外來說法于華藏者惟密菴傑塗毒策演菴遁三人而密菴尤稱英特爲臨濟嫡骨之子其于本寺上堂卓拄杖一下曰迷時祇迷者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者箇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搥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老僧偶箇燈錄至此喜而拈曰未在未在直須悟始得頌曰翻成誰道還丹就蛻去懸知未是仙三醉岳陽過湖去一聲長嘯水雲天還有人會得者麼若無老僧

爲汝翻騰一上卓拄杖一下曰迷時祇迷者箇曉烟籠罩鉢盂峰又卓一下曰悟時祇悟者箇一點青浮湖水面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搥搥三山半落青天外莫有向東涌西沒處道得一句者麼便喝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今晚恰直錦樹散期未在未在直須悟始得也是火上澆油翻成誰道還丹就桃花能紅李能白蛻去懸知未是仙曉溪流出碧桃花三醉岳陽過湖去者一句畱與諸仁自道始得僧出問迷悟卽不問如何是者箇師云望湖亭下水鷗閑進云恁麼則東涌西沒也師云踏

水飛時浪作梯僧禮拜師便打

端陽日眞淨菴主求示一語三昧愛語三昧正語三昧舉古德曰此事如端陽日瓶中滿盛蜈蚣蛇蝎蝦蟇一切雜毒汝等諸人還下得手麼師云大衆且道此是箇什麼說話指示箇什麼道理有會得者出來道看良久云一語者世出世間亘古亘今直至未來一切語言音聲出不得者語故謂之一語三昧此乃世尊觀星時見得底頓超生死涅槃更無他事卽今之一棒一喝一轉語是也雖然若不解愛語三昧祇成得箇天然外道謂之顛預佛性儼侗眞如只好一

生坐在青雲之外不來人間作無師承漢佛不印證度不得人須通得愛語三昧始與衆生氣分相接有爲人處若通得此語前邊顛預儼侗一時鍛盡此一句中具三玄要四料簡照用賓主等法是也若以此示人人人可入得者三昧箇箇了得此精淡處及盡聖凡情量如佛三七思惟重新打開舌頭上十字關不作囫圇說話十方佛現爲之印證至于作家相見與漳州人在長安市上打鄉談相似將家中枕子上語曲曲折折都明白說盡千人萬人不聞些子自亦不曾傷鋒犯手故謂之愛語三昧今人纔見問著便

打箇踣跳胡言漢語道是不上他機境莫落他圈續
又道一棒打汝出血此等皆是不正之語會得底人
因一語上鍛鍊既精出言無處不正故謂之正語三
昧此三種語出于梵網經上卷世尊未降生時蚤已
有此法子故七佛歷祖皆有傳法偈以法載心若無
法則祖心無從傳付所以悟道更須知法珍重

小叅舉永嘉大師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
燄不但空摧外道心蚤曾落却天魔膽汝等一向聞
得此語無不人人嚮慕只是不得箇欄柄無從下手
老僧今爲汝等指出欄柄人人得大作用超脫生死

去如何是大丈夫撐天拄地如何是秉慧劍喝一喝
云二月梅花滿谷香如何是般若鋒且道者一喝意
旨如何如何是金剛燄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敢側
眼覷著覷著則燎却眉毛不但空摧外道心蚤曾落
却天魔膽喝一喝良久云若人會得者一喝則著著
了在機先頭頭不落齒縫單提一劍快活過日諸人
還會麼又喝一喝

小叅學道人心中無一些子剩物便爾空空地過日
如鏡照萬像任渠來去鏡無畱送像不露存豈有意
思既無意思則紛飛全是自己但事到目前便與擊

斷省得拖尾叅

小叅人人有一雙眼開之則雙青合之則兩黑唯有觀音大士額上豎迸一隻不在兩眼雙青雙白處而又不妨從兩眼青白所以塵之刹之莫不皆是爍迦羅眼人人有兩隻手或合掌或開掌而菩薩手雙結雙開所以通身迸出千手不在兩手開開合合處而又不妨從兩手開合所以塵之刹之莫不皆是母陀羅手然而手眼或慈或威或定或慧刀之斧之弓之箭之或以甘露或以善言或以聲音或以色相隨波逐浪截流而行莫不處處以函蓋相應俱是普門大

作大用不出手眼而手眼自在也諸人要會大士千手眼麼須入三玄三要賓主互換始得

小叅一向無心眼對萬法不辯是非有無抹煞若人問著單刀直入不用舌頭虛空已說八面無門一槌迸血良久云屈

小叅不問時本來無事纔問著萬馬搖旗還有出得重圍者麼喝一喝云前溪溪夜櫓聲高

小叅此事如空中鳥跡雲裏電光無餘著眼處無餘下手處古人云狗舐熱油鑪欲取取不得欲捨捨不得直須踏碎熬盤趯翻破竈翻身大轉呵呵大笑良

久喝一喝云高提三尺曉霜清歷歷青蛇出匣鳴突
騎當關輕一喚竚看四海盡昇平

小叅西來大意各宜瞥地只在目前何曾虛棄會者
直下承當不會更莫打算

小叅化臭腐爲新奇攪長河爲酥酪挽目前于腦後
破生死作津梁皆因對壘縱擒臨機轉變祖師一句
拋出當陽有是有不是譬如氷炭同途玉石共器會
得者揀鐵獲金不會者拈氷是水昨日有一僧來叅
聖恩問他如何是西來意僧指庭前曰柏樹子老僧
回問行者行者亦云柏樹子問處未殊答處不異若

道是同泥裏有刺若道是別如何簡點卽今衆中還
有會得者麼會則奮翮衝霄不會則泥途沒溺

小叅逼塞虛空不消老僧一楔大地火起當陽一杓
惡水于斯明得竹密春生笋于斯不明湖溪夜沒天
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卓三下

吳門李子木徐九一楊維斗諸護法請就準提菴陞
座吾人一向流浪生死不得出離不得自在不得受
用不得作用不能卽爲佛卽爲菩薩卽爲大聖人卽
廣度衆生者只爲無一時一刻不是心意識用事耳
一涉心意識則有生死之畏諸患者焉惟我西方大

聖人出世將一切衆生心意識一時翻轉亦全將他
用事而頓出生死不特出生死且不待修證而立地
成佛成菩薩爲大聖人且道有何法亟能如此蓋能
直將衆生墮生死處與他坐斷生死爲大作用便能
若此之快便也凡夫流浪生死者見庭前柏子則言
柏樹子見矢橛便言乾矢橛此非著有之生死心意
識乎又有弄巧說道理者見柏子矢橛皆言是空豈
非著無之心意識乎或者空有翻弄而矯亂或者空
有皆非而墮空如此等見當前正是心意識用事墮
一種見便害無量事故稱外道其屬有九十六種皆

知見也若要坐斷生死知見直須明取祖師家言句
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道箇庭前柏樹子如何是佛
道箇乾矢橛向者裏薦得何等痛快自然具多手眼
得大作用顯中有密密中有顯顯密合一如走盤珠
故圓顯密相兼直示大道故通所謂是大神呪是大
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此東土所授稱爲禪者也西方大聖人則名之曰呪
名之曰眞言如西方以水名蘇嚧巴此生死心意識
之見而計名著相者也以之爲呪者則曰唵蘇嚧莎
訶初無唵莎字爲之函蓋則墮生死見解今以二字

夾之便成呪語心意識不可到而一切作用靡不成就矣前之問如何是西來意言柏樹子問如何是佛言乾矢橛雲門家有三句律之以定宗旨曰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以其函之蓋之乾坤固密便能截斷生死之流不妨隨波不沉逐浪不汨今之一句呪語云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豈不函蓋乾坤如此一句豈不截斷生死凡有所求也則曰唵折隸主隸準提所求某事莎訶豈非隨波逐浪之句乎所以一大藏中祕密之法頗多而顯密圓通則單示準提一法爲則若已悟者得之則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若未悟者得之便能于不思議境界先具佛祖菩薩大作大用聖人治世大經大濟是故南國俊傑纔力咿唔咕嚕已先頂禮準提大菩薩晨昏持呪若干遍而諸護法莫不見光見華見諸祥瑞而中高科登翰苑者有先大居士滙菴楊公建準提菴于桃花塢之溪處茲諸大居士繩其武復建閣鳩材集諸上善今日同會法筵請山僧拈出準提大法告衆同聞俾廣弘不息夫心意識之生死起于何處在身口意之三業耳卽今超脫生死亦在身口意三業首先以身業示大法象者如昔仰山跌坐于堂忽有梵僧飛

空從西天來探宗旨梵僧從東過西仰放下一足梵
僧從西過東仰又放下一足梵僧從中而立仰收兩
足跏趺坐梵僧作禮飛去此金剛正坐之宗旨也大
凡固密之示每每握金剛拳此偏單固密堅重也至
于兩手下四指交而上六指藏密表大道不言之象
顯然密見矣此根本智也于此根本智中流出十六
手以逐面表其差別智以爲大用夫中間正印說法
印也如符如璽號令之所必行作法無不成就之密
文也二手相交不音不言所說何法若于十六手上
見得則熾然說無間歇如雷如風廣談不盡蓋衆生

有心意識見生見死豈得不畏今于中間印上了得
則心意識頓斷故有施無畏手以表顯之衆生心識
紛飛葛藤繫絆永無出期今于中印之上提起金剛
王劒將生死心一截頓斷便得閑落落過日故有
寶劒手以表顯之衆生卑陋餒弱氣不能勝于中印
上示大光明幢卓立天表永無屈墜故有寶幢王手
以表顯之于中印上便能如清淨妙蓮華王盈盈出
水而因花之中早圓妙果立地成佛故有因花手佛
果手以表顯之于一義中出無量義于無量義復歸
一義如華嚴一經從一至于不可說不可說轉又不

可說轉于此方則有河洛等數爲大作用故有數珠
手以表顯之強項之奔逸也鈎之入法心識之流散
也索之令一故有鈎索手以表顯之衆生頑疲牢不
可破當斬關奪門以見大道故有寶鉞手以表顯之
邪魔外道勢力強大非發大忿怒以震懾之不可故
有跋折羅杵手以摧折之所說法如輪無端法法無
礙不墮折軸故示寶輪手以流轉之衆生自心覺垢
不能清淨菩薩以一呪一印一觀坐斷穢塵二門從
中突出靡不蕩然清淨故有澡罐手以表顯之衆生
苦惱煎炙如鐵牀之不可離也菩薩則以甘露灌之

沃之使如魚得水而快活淵躍故有淨瓶手以表顯
之說法有二種一者無文字無言意說謂之呪謂之
眞言謂之祖師句令人于音聲輪透悟故有寶螺手
以表顯之衆生以意識求佛法若驟以螺法與之則
如蠡測海萬不得已亦以言句文字開導之故有貝
葉手以表顯之中手之印法妙如此求其自在莊嚴
靡不圓滿殊勝所以求官者加之以黼黻榮之以簪
纓爲僧者七寶莊嚴高座殊麗凡有所求靡不如意
故有寶縵手以表顯之此中一印略開則十六面若
細細表顯則千手萬手無窮無盡窮劫亦說不盡者

然此印中不待著眼而千手具眼照天照地毫髮不爽而此眼者非凡眼非聖眼故面上有雙開之明眼雙合之暗眼于開合外更有面門豎亞一眼卽明卽暗非明非暗而不可測識之中更不可測識矣一身各具四面以示四法合一每面各具三面以見三法變化略而示之則曰準提擴而充之則爲千手千眼大悲菩薩凡夫纔坐結印便具若許大用現前此身業之清淨也口業清淨者今人說顯則不談密說密便禁表顯殊不知顯處不密是生死語密處不顯是死句卽藏中九聖字皆有逐字解註及乎成呪便截

斷生死不可解大凡一箇唵字便如通身金鎧不可破壞一箇莎訶字便與唵字比爲函蓋中間雖卽無量講說亦是呪語中事如云唵折隸主隸準提所求何事莎訶是也故千淨法界也曰唵嚩唵嚩莎訶于護身也曰唵嚩嚩莎訶有莎訶字者有吽字者故六字大明眞言則吽字矣于準提也則曰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于華嚴大法界也則曰唵嚩嚩莎訶而準提九聖字中具有前說法印中之十六義三目四面等法無不皆然茲不重演此口業之清淨也意業清淨者心如輕雲徐徐過虛在山在石在樹在花不動

絲毫態度而雲自在不壞故運心作觀者切莫畏其散亂沉酣但歷歷分明于字種上抹去徐徐圓滿直觀到底所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是也切勿凝注亂思以招餘祟首以身心既淨便于頂門高處書出嚙呿字光明燦爛變成三角火輪首將身燒盡世界燒盡心于四遍亦燒盡霍然一空而不坐于空其空變作大月輪相卽相非相而不有空有相假直入中道故月輪中出一阿呿字從中生起隱隱隆隆爲五音之種萬物從此化現于阿字中變現嚙嚙呿字之大法界法界之中起呿呿字而世間出世間法逐

一拈出每一法上加一嚙字皆令究竟堅固然後自身成佛自身準提自手作用通身承當現大人相凡應機皆用手中四事曰慈曰威曰定曰慧之力如禦侮者用金剛劔鉤來索縛杵摧等是也此意業之清淨也已上三業既淨佛道早成大用現前經濟畢備施于日用行事之間處處合轍謂之與呪觀相應所謂見羣龍无首吉也此禪師家真得大徹大悟操此大法掀天作用于生死門頭橫出直入單單只用一句拍樹子乾矢橛便生時如浮雲死時如月落救度衆生如觀抹去無事不辨謂之禪謂之呪皆以顯

密圓通用之非別有什神通三昧奇特玄妙等怪事也茲因諸護法謬以山僧曾于祕密中有箇入頭處令陞此座義不獲辭竟以一絡索披露諸仁者前所願各各現大人相興禪隆呪普救天下蒼生咸獲法利于十六手中不亦幸之幸乎且道叅禪是持呪是乃喝一喝云噉折隸主隸準提莎訶下座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五

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六

廣錄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德慶禪衆請普說舉拂子云大衆會麼良久云此事自從拈花之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祖祖傳來直至臨濟老和尚向沒縫罅處盡情剖出以定綱宗千古萬古一印印定一毫移他不得只是急切難於嗣續須是得他師承邊事始得不見濟一日陞座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者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

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次日濟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復名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大衆二首座同聲下喝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總分不得爲塗毒鼓聲耶總分得爲賓主歷然耶若總是毒鼓又歷然箇什麼若是歷然又道什麼毒鼓豎拂子云還會也無若道靈山拈花旣已了却何須臨濟說箇分賓分主若臨濟說賓主須分爲什靈山拈花便了諸人試定當看若于此會得方知是句不見濟曰若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薦得

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且道如何是三句若無人道山僧自道去也如何是第一句豎起拂子如何是第二句是拂子不是拂子如何是第三句放下拂子乃云若人識得三句則世出世間諸句無不收盡欲透三句必須會取三玄三要不然不過儻侗眞如顛預佛性而已今人一悟便了遂言臨濟只求得不受惑底人若是說玄說要便是受惑底人了也雖然透過大法底人方好埽除大法若是不透大法臨濟立地處敢保未夢見在不見濟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且道如何是第一玄復

撰述
豎起拂子如何是第二玄三世諸佛向者裏絕胡種族如何是第三玄兩堂首座各出一隻手打入大洋海底至今無出頭分且道如何是三要底旨趣第一要電光作路第二要縛取虛空作寶劍第三要自己在劒刃裏穿衣喫飯作用過日又汾陽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復拈拂子云若于此見得便見臨濟一喝道理便識世尊拈花道理大衆何不究取看又良久云自汾陽而下四傳而至雲菴雲菴傳之覺範老人覺範無傳而著臨濟宗旨以待後人迄今五百餘

載雖虎丘徑山諸家相傳未泯然自楚石無念而下二百年來宗旨傳而不叅訛誤不少于三玄三要各有長短竝無的據山僧十五出家十九剃髮心中耿耿若有所失二十九歲見高峰語錄讀之隱隱如獲故物八年之內費盡心力喫盡辛苦居海虞之三峰虛簷罅壁草屋蘿牆牀下水流庭前草沒麥蕪豆滓掬水補衣單單看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脅不至席無奈昏沉籠罩集諸隨侍夜懸巨板于座側分香擊板佛聲徹夜不停憶得初出家時自期到四十歲決然悟道至是年近四十愈叅愈難轉捉轉遠思之慚

懼因入死關方纔推上關門欲上蒲團無奈一時眩
暈吐痰斗許只得放身一睡雖則隨時喫茶喫飯亦
不知人事喫過只是齁齁打睡一睡五日如在海螺
螭裏盡情要撞出來相似至第五日已間泯然睡熟
忽聞隔窻二僧夾籬攀折大竹如迅雷一震直見虛
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俱消真無立處開眼轉來晴
日在窻竹影滿地那時要理會一法了不可得要覓
自己身徧覓無有蘇蘇湛湛如有氣死人初生孩子
至夜聞兩堂課誦覺得身徧虛空其聲都在虛空中
歷歷落落端坐一夜輕安如彈指頃自己道此是前

後際斷境界必須求悟始得盡力尋覓忽于胸中撞
出永嘉證道歌從頭至尾看一遍了然符契自覺安
樂又念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答箇青州布衫重
七斤忽然悟得祖師言句凡柏樹子乾矢橛等一一
皆了方纔放心又思高峰爲何悟得之後又看正睡
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因此又重新
叅起至夜間經行擡頭見月會得枕头落地消息從
此半年之內受用快活只在古人門庭下竭力叅究
看箇三玄三要及汾陽偈子翻覆究之忽然入得臨
濟堂奧復叅德山托鉢公案苦究二年雖無所加自

覺受用非昔後赴太倉慧壽之請自念雖得些子不如古人要來要去入火入水任運無礙因此看箇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什命根不斷經二十日心不異緣作偈曰一口棺材三隻釘聲聲斧子送平生自從薙露悲歌斷羸得朝朝墓柏青嗣後再看三玄三要會得兩堂首座同喝意旨及披覺範所著臨濟宗旨宛然符契如對面親質五百年間不分延促可見參禪不可領得些子乾淨禪便爲了當又不可入些子堂奧不更參求有志之士直須到底始得山僧只爲近代禪風一悟便了但得些子便爾縱橫作用不求

向上墮在有證有悟處萬不得已將平生醜拙一朝對衆供通若有問話者便請當陽拈出良久下座普說山僧當初工夫枉屈只爲不曾覓得人著所聞所見無非牽經合理以見聞覺知爲本性以不起念爲宗旨以死坐爲安禪以念佛爲參究離止合觀種種不同禪宗絕響幸得雲棲大師出世雖以念佛收盡法中英傑其實參究一著是渠本旨故晚年於淨土戒律之外特特提起此事乃刻禪關策進雪巖高峰語錄遙續祖燈山僧不知宿生那裏曾沾些子氣味揭著高峰本子瞭然如昨日背誦參究明白底一

般身心歡喜踴躍無量自念前來按尋楞嚴圓覺諸經俱有會處習天台止觀亦有得力處後修耳根圓通亦于音聲中了得身心如幻處處于世間與流雲過虛活水下石相似自謂輕安及見語錄始知與此法了不相契得此法門定是到家櫛柄也爲此把前來解會一例不肖遂爾疑情結住先于靜處做工夫覺得昏悶不過因有怡山居士勸我念佛乃作六時課誦課隙看話頭率以爲常聞有達觀大師是宗門中人及至腰包往叩師已遷化因禮龕于雙徑遂過白雲山見函虛老人時虛公移單弁山圓正寺因下

白雲抵圓正政值虛公閉不語死關悵然而退聞霞霧山有無欲老人是畱心此道者乃策杖入山又值無欲遷化人言有箇慧禪是老硬禪客及乎見他亦無什說話回身向湖州訪問人道車溪有無幻老人遂搭便船往車溪舟中逢僧問著僧皆大笑呼爲張外道因此不覺睡著及乎醒來舟子已到吳江了也原來真正禪師世間人識他不出定然生謗直須親見始得回首車溪隔半日程自覺意興頗闌日色又亢不如且回本處再來無妨自歸菴中自謂行徧東浙不見有人以此類推諸方此道亦是寥寥不若就

菴結關自鞭自逼乃于關中逐七進功撤去牀凳單單行走屋中掛一條匾擔若到昏悶之極就于匾擔上高展懸空而睡纔跌下來便行如此自煉煉得無昏無曉話頭轉難用力至滿百日遂脫身走到三峰愛其閑靜乃暫居之或努力于搬石磊牆之際或發狠于操鋤種地之間徹夜坐一蒲團脊梁節節相拄終日併成一句心頭滾滾騰疑日夜一般靜鬧無間只是昏沉作孽困頓不清努力盡情敵他不過其時政不知日夜不倒身翻爲衆禪之障自念我從十五出家便有志求開悟四十歲時必然悟道至此年近

四十轉見茫然無際乃安心入關只帶五寸濶一片板除是病發以此爲牀若身子強健便不消得發志已圓那知一入關來便痰病大作昏然睡倒五日夜如在甕中求出相似正氣悶聞聞折竹聲打翻窠臼始知從前做工夫拘直作屈所以十餘年空費身心喫盡苦惱山僧今日勸諸兄弟但要下手做工夫時先須將胸中一切倒正是非魔佛等事一齊放過目前耳裏順逆善惡都總不知空淨其心不停一物不可坐禪不可閑靜或入槽廠或作諸務隨人起止信手施爲喫飯穿衣不立主宰單單求一箇真正臨濟

家宗師作箇主腦話頭亦須簡別緊峭者如雲門推折足道秦時鑽及祕魔叉三頓棒竹篋子青州衫之類先令目前萬法一例喚他名字不得背他名字不得喚本性不得但是兩頭話一總不得千不得萬不得自然話頭輟成一塊今日問話也被痛打明日問話也被痛罵或推出或扭住或道是什麼或道乾矢橛麻三斤之類師家作用千奇萬怪只是要箇揚眉吐氣了不可得久久參請忽然一日一刹那間徹底觸翻了無遺剩慶快平生你若向舌頭邊討滋味意思上沾唾沫又遇著沒眼宗師好將實法與人演些

教理帶些止觀怕人問著無得回報翻道參禪須是死坐坐要長久與他相應不得拈椎豎拂轉語機鋒此是自己不會真悟不知好歹只要謾人自是不知賺害後生晚學打入惡套嗚呼學道貴有師承手段毒辣無你尋香逐臭處如鐵眼抽絲夾棒敲骨不得不圓不得不死若是打掃潔淨禪堂閉門杜路閑閑地養一隊瞋睡漢把一箇念佛底是誰本來面目與本性今日也合明日也合只要默椿椿地冷坐冷到身心俱不見了即便歡喜便讚歎他好工夫便道真相應處便道此是行到不是說到將冬瓜印子一磕

磕住弄一隊野狐精貢高我慢遍歷人間云是某宗師印下底又有一輩單單鍊箇機鋒快恣口舌又有影影傍著教理如生盲人倚棒各自高他強我弱殊不知做工夫無恁麼格則不用安排只是去不得底話頭拌命疑去久久不懈日親師長一椎鍊就或有未了漸漸鍛鍊以了爲期剎那際入手復于服勤邊溫研積稔而成如或未信請細箇燈錄諸祖本傳一一透過自己眼明方知我不欺汝也珍重

安隱寺普說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諸仁者若欲得心空及第須識選佛底道理只今安隱堂開大眾會集不選聲聞緣覺不選菩薩大乘單單只選祖選佛然選佛次第有十一者人品二者根種三者器量四者洗滌五者做工夫六者開悟七者了悟八者師法九者忘悟忘法十者養道此是學地要事其餘出世利生姑置弗舉人品者巍巍堂堂閑閑落落具一段立地成佛直下承當底氣槩不爲凡下情見所轉者是根種者從來未知做工夫求悟等事驟聞祖家一言半句抑逼心路便覺過不去放不下憤然要求明白便是當家種草器量者若器皿之潔淨穩大能盛能容如琉璃瓶堪盛獅

乳大地堪任重物受香水海而不溢載須彌山而不重方堪祖佛大任如臨濟陸沉下板三年不見頭角睦州擬其可成大樹今人做工夫略有見處便不穩重自謂得入自謂了辦機鋒轉語胡喝亂喝不受人裁剗纔加鍛鍊便謂師家把住不放出頭東走西走急于求印此等便是沒器量底人只爲見小佛祖大事所以承當不起也洗滌者將從前亞在胸中底知見颺在大洋海外如高峰曰三十年二十年或叅或學尖尖滿滿壑一肚皮如臭糟瓶相似直須盡底傾出千番百番洗滌得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無上醍

醐方堪盛受若畱一些子氣息縱盛無上醍醐亦變成一瓶惡水然洗滌知見不是無格則底下手自有方法其法何如今人六根所對底塵境根塵上所起底法卽是兩頭心識染淨情謂在凡夫則執有之善法惡法外道則執四句之對待法小乘則見苦集見滅道之凡聖法中乘則見凡夫有無明至老死之有法自見無明滅至老死滅之空法菩薩則見卽色卽空非色非空雙遮雙照等法蓋凡與聖對淨與垢對有與空對中與邊對是與非對無是非與有是非對了與不了對常與斷對上與下對長與短對妙與麤

對佛與衆生對悟與不悟對因有以上對待法故有三藏十二部若凡若聖凡言可通心可到皆謂之戲論之糞心不清淨不了歇故曰知見但有兩頭礙口礙心底物當盡情一放放却兩頭心不起方爲下手做工夫地步工夫者不得坐在乾淨意地上要將以上一切對待法四句法都盧收在一竹篋子話頭上觸不得背不得兩路截斷目前萬法去不得正向去不得處盡力發憤心力合併千掙萬掙勇猛不過心識不行于聞聲見色處一逗逗斷目前萬境平沉三心不起謂之前後際斷那時不見有四大五蘊何況

生死涅槃直是快活自在大慧曰我到者裏却快活更理會不得也圓悟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此是得體不得用暫時光景所見之理非正法身是法身之邊通身死水解脫溪坑不可坐著若坐在此等境界光景中開口便要說者好處全是心路不是開悟開悟者卽此前後際斷處忽然會得祖師家句子句中具有開悟底機在犯著便和身翻轉無量劫來知見盡底不存便得箇轉身便硬糾糾地蓋天蓋地謂之一概此亦未是全了然此開悟亦非定與前後際斷分作兩截也有斷處卽悟而知有前後際斷也有

因悟卽斷知有悟處而忘其爲斷也有斷是斷悟是悟也有悟得輕軟語脈雖通不得痛快受用直須重費一番周折斷處是得體悟處是得用得體不得用自已雖安穩遇事臨機卽便走作不能自知得用不得體則臨機雖是的當只是自己不得穩密用中猶有氣息是病體中全無氣息亦是病直須體用俱備有氣息無氣息無氣息有氣息方是一概師法者得此一概不可坐住坐住便成法中我相謂之大法不明天然外道再入淡明猶是未了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入得大法盡得五家宗旨細惑方除若一惑不盡

都是一分無明根本智使用不著須盡却師承法要始得忘悟忘法者以前只爲迷裏翻身故有悟在悟見作孽師家乃用種種鍛藥鍛盡所悟此便是法又以法路爲孽須法法透過盡底掀翻一法不存于此脫盡以無可求只得放捨但有著衣喫飯屙矢送尿而已養道者無道可養只是不出其位如露地白牛但喫些水草高臥山前一些子也不曉得如此過日從前指望成佛作祖至此只與畜生一般老僧今日說箇心空及第亦是無端何不休去珍重

聖恩寺普說叅禪貴先決擇祖師禪如來禪祖師禪

者透十法界之外不墮如來之數故曰出格如來禪者超于九種法界墮在十法界之頂猶是格內欲知格內格外之分須在一事一物上分清十法界諸種之見直到極頂方是如來地位祖師禪又從佛頂上透出出格之外又越兩種祖師外道若是真正祖師禪則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是已今以格外之禪遠之又遠且置勿論先將十法界之岐見在一句話頭上次第分明不致叅到將悟處被諸見打攪可以一直上進易于發悟所謂話頭者卽目前一事一法也凡人平居無事隨心任運千思百量正是無生死處只

爲將一件物事到前便生九種見解所以流浪生死無有出期故祖師家令人于一事一物上坐斷九種知見討箇出格之路故謂之看話頭師喚侍者將一片瓦來置于衆前師指瓦曰只此一片瓦則十法界至如來祖師之分歷然見矣何故聲未將瓦來人人心空無事何有生死及將瓦過來人人現量未分生死之見未成及人問道者是什麼便有無量事端起矣凡夫見之便道這是一片瓦是著相而起我見者也曰此瓦我要便與人爭甚至打殺其人奪瓦歸去以此便墮地獄又一等雖不至殺人然貪心必得重

如飢渴百計攘求以此便墮餓鬼又一等因貪盜瓦致墮畜生生還債此因瓦而起三途惡見者也又有一等福大氣大因瓦生嗔奪瓦爲施後墮修羅一者知瓦有用惠施與人因仁義心生于人道一者以瓦蓋覆佛殿感大福報世世生天此因瓦而生三善道者也此六道之見也前者之見不脫四種見解見瓦是有卽有見見瓦是無卽無見前有後無前無後有是卽有卽無見知有是無則無之亦無卽非有非無見凡夫四句隨事轉換不能執定不名外道若外道之人巧生知見執一不變心外有法故名外道一

種因見此一片瓦便言瓦卽是我本性以我眼能見此瓦我之見性不生不死此瓦雖碎至微塵而我見瓦之見眞常不變不墮輪廻此是先尼外道見識以瓦有生滅見無生滅半生半滅半不生滅之見也又有一種言此瓦起于微塵卽是我之原體本性雖空卽有此常見外道執有者也一種言萬物無常終歸敗壞瓦散終無成日人死畢竟歸空此斷見外道執無者也又有一種言瓦性本無無卽是瓦亦有亦無此矯亂外道也又有一種言瓦有是無其無亦無此空見外道也略說外道有此四種細查教中有九十

六種皆是各執四種之中一種見解于此瓦上墮在外道溷濫不可復救此名外道禪也今人看話頭坐到身心空處見箇歷歷分明便言是我本來面目念佛底人主人公也此卽神我之謂也又見得空空本來無物身心世界蕩然不存以此爲是卽斷見空見也又言空卽是性性卽是空卽矯亂外道也如今人看話頭類多墮此不得不爲說破又有因見此瓦問著則精進力叅悞落五蘊竟墮五十種陰魔近世一種禪人厭患身心世界務要空他見人將瓦到面前心不餐采坐見身心世界與瓦齊空了無一法以此

爲得便是色蘊魔又有見瓦定中說法變化無所不至謂之剎說無情說亦是色蘊魔前是色空爲蘊此是色有爲蘊又有見前種種境界便生心領納是受蘊魔又有因好境入心不能忘置便生邪想此是想蘊魔又有因想著邪無師救正輾轉遷流是行蘊魔又有因上種種認爲佛法是識蘊魔一魔生則五魔竝到皆因邪師教他在本來面目主人公念佛底是誰等話頭上討箇本性妙心所以用慣肚皮裏想頭通身是五蘊蓋覆不能離心意識事上叅去故在事上亦落蘊界如此坐久魔業已成入若救他便噁

嘻冷笑或罵或謗言此人不曾到我者好處而不知
世世墮在魔網不得出離可惜可惜此略說有五廣
有千萬豈五十種而已哉此魔外二種寄在十法界
中不可定指以上是世間法界之略也下則言出世
間四種法界一種是聲聞小心人見此片瓦若起一
念則若惡若善無非是以上諸苦極見得諦當苦因
一起則世世生生堆積聚集苦中之苦不得脫離亦
最諦當便乃空其見瓦之見廣修觀行務令空之此
是道諦以修小道見得有餘寂滅此是滅諦此瓦上
之聲聞禪也今人于話頭上看惡忽得前後際斷身

心世界蕩然一空見說一切諸法皆埽而滅之言有
什三玄三要君臣賓主有什棒喝句語有什師承法
要只要乾乾淨淨單說一味清淨此是聲聞氣分如
空空田地空空月討什工夫驀鼻牽是也故其出語
滾滾虛浮全無意旨以無師承故大豪傑人俱不免
墮此數也又有一種不墮死心空滅之見見此一片
瓦起于無明衆生不知故有十二輪迴今見無明本
無則無老死憂悲苦惱此是緣生性空大乘之初門
他因見無明本無便泊在無處快活不得入大乘道
故名緣覺之鹿乘非大乘也于此更進則于一一片瓦

見得起于微塵鄰虛爲因水調風鍊火鍛心識虛空
與見相緣和之合之假名爲瓦旣解諸緣聚會而生
則不壞此瓦諸緣本不相到而無瓦之自性緣卽是
空空卽是緣兩下輓作一團分合不得所謂是諸法
之空相不可言生不可言滅瓦見之而非垢性見之
而非淨此瓦在凡不滅其性在聖不增其性兩頭相
拄此是地前菩薩之禪也于此更進則因緣生而性
空不得因性空而緣生不得兩頭俱斷此是八地禪
前是雙照此是雙遮以上是菩薩正禪也去此而從
八地死水勸進雙照被雙遮奪礙而雙照不得雙遮

被雙照奪礙而雙遮不得然又不妨雙遮卽是雙照
雙照卽是雙遮四法交加結角如織錦迴文竝無罅
縫到侬下手此如來禪結頂處也到此處方見是一
片瓦沒柰何地喚作瓦又觸不喚作瓦又背如銀山
鐵壁千推不能萬動不得此猶是如來禪底半箇墮
在死水全沒用處故猶在格內也侬道畢竟如何時
鴻侍者將瓦一脚踏碎師云于此見得卽入祖師格
外之初門矣如更進之則頭尾並完直至後句方是
了手若不見得則但入如來禪格外之一半出言吐
氣便要落聲聞境界未有出頭分在爲何嚮以其得

體不得用只爲心小要在極妙處躲根不能出得妙處作用問頭答語分不清楚陷在坎中好好將祖師禪枉作出格聲聞禪矣昔香巖聞擊竹大悟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瀉山聞之大喜仰山曰還須勘過仰往勘之問香巖曰聞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巖舉前頌仰再授之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巖復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薦

別喚沙彌仰山曰閑師弟會祖師禪也此是如來祖師之法式今人不曾此意不知如來祖師分於一點關頭天地懸隔見我如此道使人前笑罵言難道如來倒不如祖師麼祖師是如來弟子你學祖師禪翻耍陵跨如來太無道理責得固是只是你不識教義祖師是威音以前向上一著寶几珍御窮子見之捨而逃逝者如來是脫去珍御執持糞器狀有所畏同彼傭人有共語分者故人但知如來高妙而不知祖師之道更出青霄之外彼庸近逃逝又安足怪哉果是真正出格漢子直須向格外論量始得珍重

安隱寺提智證傳普說老僧于安隱凡三赴其請前
兩期上堂已委曲指示五家宗要未能徹上徹下禪
教相印以收諸種根器今乃爲提覺範禪師智證傳
凡四十餘日至第三卷曹山三墮章中敘五家宗旨
各因其悟入從首至尾以印定綱宗蓋各家流傳密
印務在得人須透盡其法然後記爲眞子若一絲毫
有未盡處則法見未了功勳猶在還是心意識邊微
細無明不能眞到目朝雲漢萬事當前猶有禪道佛
法超生脫死自在快活等見亞在心口不能如雲之
起滅草之榮衰故師承于了手大痛快處重新設諸

鍛藥越鍛越盡畢竟于頽然無氣息處轟雷走電過
日耳且道如何是臨濟宗他從黃檗三頓痛棒悟得
馬祖百丈豎拂掛拂一喝耳聾道理便向大愚肋下
三拳從上宗旨印定一句中三玄一玄中三要衍開
大法洞然頭角撐天四蹄立地令厥後兒孫向賓主
中以自己之眼付之棒頭以棒頭之眼換來額上只
將石頭說法枯木生花曲盡陽春不失時候而已此
臨濟家絕人于棒上裂斷棒上命根自由自在者也
所以古人謂之忤逆聞雷不愁不死雜毒塗鼓喻最
親切至于雲門纔踏睦州門闕便喫一推足折但聞

秦時輾轢鑽便會得機前一著較之臨濟更加迅毒
古人謂之紅旂閃爍不待見其全師布陣而天下定
矣柰何太捷難知不免源流早絕不如臨濟委曲詳
盡使後人無將就傳法之弊至於瀉山從有火無火
兩不可得處悟得柴上一吹便解野狐不落不昧撼
門三下如斷碑橫路雖中斷而兩礙故仰山信位人
位至於無位了不可得亦如濟上之棒眼雲門之機
先皆拔脫身心自有一片白雲爲我捲空捲地摧山
碎岳而我猶在爐邊坐臥貪芋子之香覓菜羹之熟
總不知有也至於法眼聞不知最親切於地藏又兩

番豎指于同別之間將片石於心內心外沒安放處
脫盡理見得一切現成便能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只
剩得一雙眼孔無一些子伎倆逢人言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便將墨潤朱道箇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慧超
咨和尚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巡人犯夜之語足發
一笑以上四家是南岳馬祖兒孫著著用正唯有洞
山出自青原石頭明暗挾帶從初問無情說法雲巖
曰不見彌陀經水鳥樹林說法因而力叅及問百年
後還邈得師真否巖良久曰祇者是師乃沉吟巖曰
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因凝注久之于過水觀

影處見得無情說法便以影爲自己然不墮死水以渠我去來一條黑線于中開合乃有偏正回互兼至兼到合爲一位輓輓過日而其徒曹山便立三墮于不受食處任水牯牛藏頭斂尾高臥白雲堆裏自然飽斂斂地不必用在棒頭通身指出操履謂之馳書不到家已先通盡閭閻中事故率性漢子只喜臨濟雲門直截痛快不許絲來線去之綿密遂使濟上宗旨亦欲削去三玄等法單存一喝謂之直截中更加直截省事好叅我且問你只今還到不疑之地也未若也未能無疑將知從上來事不是等閑何不細心

體究看老僧因覺範爲法痛心重新拈出務使盡法忘心將三墮眞操履復還棒子頭上使拄杖子自能周而有餘不待氣喘喘地用盡腕中死力若人明此等法未能直下心肯者只爲不曾實實將眼目放在自開棒上耳爲何嚮胸中猶有欲在此正是心意識用事家親作崇諸仁者何不從今日便將木上座做却自己將自己推在木上座頭上一向住在妙峰山頂更不下脚人問如走馬燈中刀鎗人馬從他六亂相殺亦不妨好看其或不然只消一口氣吹滅却燈火自然好過下半夜元宵醉醒來時明日晚間再看

珍重

普說學道人只須在一句裏藏身絕跡不涉點簡故情不附物縱有物來只與他百雜碎自然合轍何得推開句子去磨稜合縫惹起生死心行哉修行不會悟得一句子情常附物遇有物來便在物上去惡從善通身在生死裏過日不知既得一句則凡聖善惡生死一切兩頭從竹篋子上早已坐斷且已簡點不得了也直須入此一句通身化作一道赤光裏作日輪懸在空裏雖則靡所不照然而一點塵埃也沾他不上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又脫卸一重走在頂尖裏

去三玄又脫卸兩玄走在第三玄裏去三要又脫卸兩要走在末後句裏去如此離塵脫世善惡是非遠之遠矣何可拆開竹篋重新在善惡是非上著到難道有句無句也在情上簡點三玄要在情上簡點末後句也在情上簡點正使簡點得來于自家本命元辰有何交涉佛祖立法正要你提脫情量生死脚脚踏去自然中節今仍舊將他走你簡點底路可不從頭錯起也所以情量轉淡大事轉遠淡可憐憫山僧特特舉揚不思議法汝等諸人若信得及便能于思議處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一生叅學事

畢珍重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六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七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廣錄

廣福院示衆叅禪悟道立地成佛畢竟著著與法相應則事事成就何爲與法相應擲首于叅究下手處在一箇話頭上背觸兩端俱不可犯四句六路了不得得如此則善不得惡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凡不得聖不得一切心路俱不可得則無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豈有露出心端行涉惡事者耶此于話頭上相應者也于此不可得處盡情竭力務求入手凡心頓

斷聖心亦絕忽然干沒縫罅處迸出便得一句子如云如何是佛答云乾矢橛此乾矢橛是句句上絕三種滲漏如渾身鎧甲手提金剛王杵萬法當前盡皆椎碎此與句相應者也豈更有出位處耶再進之此一句上有無不得不妨有無于一句上分賓分主雙明雙暗直如蟻蟻蟲爲蟬飛向千峰萬峰溪樹之上大叫一聲就此聲中化爲大鵬扶搖九萬里外撞倒天關踏破虛空擘開大海直取龍吞此與三玄三要相應者也此一句子也再進一步前如戴角之虎此如入海泥牛了無踪跡了不可得此與大法中再進

一步相應然而不是止處于此更進向塔頂上打箇飛脚從塔尖至地直到海底翻身雙明雙暗同生同死雙明復雙暗同生不同死所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到者田地難道還有出位底事麼此與末後一句相應者也在祖師禪謂之話頭在儒家謂之格物格物者兩端叩竭一切善惡是非凡聖等見竝不許些子露現從此翻身直到末後句齊治均平著著與此相應則禪與聖道一以貫之矣今人類多以叅禪爲學問可以立名可以光大至于下手之話頭上雖則兩端叩竭而于一切事上仍露

出善惡等兩頭心所所以到底不得相應修行無驗
爲可歎息老僧三度于廣福談禪禪宗要旨無不舉
盡今特對衆叮嚀此事盡情道破了也下座

聖恩寺示衆昔日臨濟大師在黃檗處三度問法三
度被棒後去大愚肋下還取三拳道原來黃檗佛法
無多子今人聞說臨濟建立許多法子便道是多事
不知單單闡發得無多子底佛法何曾別有不見濟
住漳沱謂普化克符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
二人成褫我只此一句將黃檗佛法一時傾盡了也
豈容更有在二人珍重下去但見唯唯諾諾誰知蹇

蹇謬謬三日後普化問三日前和尚道什麼喚龍生
龍子赤電轟雷一模脫出濟便打怕窵中走却鼈那
又三日後克符問三日前爲什打普化難爲兄難爲
弟濟便打恰是看他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各各有出
身之路何等自在是夕小叅以料簡明之奪人不奪
境開眼見青天當頭一霹靂奪境不奪人睡熟忽翻
身依然還是你人境俱奪安得中山千日酒酪然直
到太平時人境俱不奪車麟麟兮馬蕭蕭看他三問
一珍重兩打以四法爲料揀如米去糠飩成熟飯方
是真佛眞法處處是真佛眞法之眞道但學語之流

依他作解便千里萬里沒交涉故僧問如何是真佛
眞法眞道濟曰佛者心清淨是佛有眞有僞僞佛者
如人得箇前後際斷覺得心常清淨若人拶著他便
眼目定動不能清淨何故爲他不得眞法故法者心
光明是何爲光明只爲他全不在心上用事單單只
在用上作法法得清淨故心不動搖耳道者處處無
礙淨光是淨是心不動光是法有眼淨與光合故施
之于事事事無礙稱之曰道三卽一皆爲空名而非
實有今之一棒一喝者未嘗不是只是他細惑猶未
盡除如初鑄成鏡痕垢易生也故曰達磨西來止求

不受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豈不是佛法無多
子也始知從前虛用工夫癡人以工夫爲入道之資
不知工夫落五蘊須向無多子處直入旣直入已便
念念在直入處謂之念念心不間斷可見要得眞佛
全不動心常常受用全在得法何爲法響卽是如今
目前凡夫說有說無之著相事二乘小教外道之空
事菩薩之卽空卽色非空非色雙雙照泯如來之四
句合一極則結頂等事總是凡之與聖生死與出生
死所以猶在格內若于此處一時翻轉則凡夫外道
佛菩薩二乘等都成向上之言出于格外所以有第

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只此三句收盡世出世間法有無情三句如石頭道底水流花落是也有有情三句鵲云削鷗云了是也有有言三句卽前之佛與衆生語是也且道如何是三句拈起扇子云扇子又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打一箇噴嚏噴出九龍行雲布雨今朝立秋之夜雨下三尺又搖扇子云沒有者樣事此是法中最麤未是了手直須更進始得故一句中具三玄三要實有實有照有用如何是第一玄只者扇子如何是第二玄以扇子撲云罪過昨夜睡中莫打殺蚊子如何是第三玄昨夜

半夜有影無影放落扇子墮地起來依舊拾著更打蚊子一發血流滿地到此與前者天地懸隔高深最上然而猶有玄在更于落地扇子上層層轉入無路之道向絕處一擊單單提著尾尖上火把子燎天燎地過日此是一句之極頭自受用三昧也若爲人則在賓主相見處今人相見你問我打我問你打不識末後了手大事謂之掠虛頭漢賓中賓也賓中主者只爲要硬見兔便蔽所以自己轉無出頭分主中賓者著著了在先天之外縱然奪去依舊還我主中主者垂衣拱手天下太平然須會得四喝方得到者田

地何爲四喝金剛王劒你看臨濟前來父子子那箇男兒不丈夫踞地獅子誰人脚下無一塊方軌豈是單單珍重便打而已探竿影草你走到那裏去一喝不作一喝用恰是故有時先照而後用有時先用而後照照用同時緊著眼照用不同時間取三日前後此是無多子底法也老僧今日要建立臨濟宗旨汝等諸人成禪我便揮杖打散大衆歸方丈

示衆從上祖師見學人于未開口前早用一椎一壑直下斷人命根頓盡源底那裏有許多忉忉漉漉撒屎撒尿作座主態只爲後人胸中理會太多未入法

門先學一肚皮禪道佛法機鋒轉語牽經帶論貴在有知見學口邊富贍爲做人出頭張本謂之運糞入所以心塵壅塞無一隙打併得開故後之宗師萬不得已隨人顛倒下箇追截命根底法子謂之看話頭要他將窮年學來底好處一時運出向窮極不過處漆黑地追拶拶極不休自然窮則變變則通于本地上透出精光照天照地則與學人未開口前一椎一壑底了無二道此正所謂入水救人沒奈何費許多周折比年以來諸方看話頭者可惜又在話頭上生出枝節輾轉難參禪病益多悟者路絕山僧憤不得

已于下水救人處溪溪下水用古人開發做工法子細細周折一上令人先曉得話頭兩字則不被話頭枝節所轉所謂話頭者果何物耶卽千經萬論中間談空說有以至中道極則去不得底頂尖是也只是諸人日用不知一大藏教祇在人初開口處乍起念處六根門頭耀一耀底所在凡夫之人便落有念無念聖教底人便落是理非理心中釀起糞團口裏落出糞塊窮年在糞坑裏過日道我玄我妙所以千生萬劫不得出離佛祖愍之沒奈何向說不去處問他一問他便頭定眼直若是有血氣底問著去不得

只得回心轉意發猛參究假如人從門外來宗師見之便問他你從那裏過來其人不識生死便道或南或北若東若西宗師見他已墮在凡夫坑中便呵呵冷笑放他過去直是可惜若見教家龍象到來宗師問他楞嚴經前非後卽又道離卽離非已是極則爲什又道箇是卽非卽彼龍象便依文妙解一遍宗師見他墮在聖聖坑中亦呵呵冷笑放他過去益是可惜殊不知籠一開口便落凡聖二糞坑中不開口亦落二糞坑中了無出頭時節以是之故教人看箇話頭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豈不是教家

極則去不得處又如馬祖拈起胡餅曰是什麼豈不是敎家極則去不得處首山呈拳曰喚著拳則觸不喚著拳則背豈不是敎家極則去不得處以此類推則見人或道會或道是否或道嗟如此種種問人處皆是如來禪結頂去不得處經經論論只講得到者裏三世諸佛口掛壁上而已只是到此便如生盲人踏著火坑不愁你墮不落你等諸人一日起來不知經過多少問頭都向二糞坑中跌倒過了總不識利害我今于世間法出世間法六根六塵六識十二處十八界地水火風空見識及五蘊等都廬一收收

在一問拈出箇竹篋子問你喚著竹篋則觸此是落凡見故不喚著竹篋則背此是落聖見故除却凡聖二見你向那裏安身立命只者一問便收盡世出世間一切有言無言等語故謂之話頭你若信得話頭如此該博便不敢把聽來看來死路上底經敎當箇名件我慢貢高不識好惡掉頭不顧枉過半生矣山僧因禪風太惡諸方指示話頭者恐怕註解壞了不敢開發令將一句子日日夜夜在肚皮裏念去便念出許多魔境界來魔道理來十箇五箇見人則笑嘻嘻地自覺清快活都是魔氣所鍾只爲話頭開發

不明令人目前萬法一切經教無箇交加結角去不得處流在光滑滑處生知生見所以無箇銀山鐵壁時節既無銀山鐵壁便無卒地斷爆地折也自今開發之後便當處處去不得盡情憤去如無翼鳥奮空勿令落地奮奮不過自有消息那時跌得粉碎來見北禪方與劈頭一棒血流滿地更須踏兩踏踏做一團始得

示衆五蘊爲魔業四句爲外道惟參禪一法頓絕魔外之門直造正法之或蓋以話頭一句絕理絕事絕聖絕凡絕生絕滅絕心意識眼見之而色不得耳聞

之而聲不得鼻嗅之而香不得舌嘗之而味不得身著之而觸不得意參之而法不得則色蘊等十魔從此永杜矣色聲香味觸法于話頭上既無滲漏便如木如石如銀山如鐵壁則此心無從領納矣既領不得納不入則想頭無自而起矣想無自起則心路不行矣心不行則六識無從辨別矣六識莫辨則七識無從執認矣七識不執則八識無得而含藏畱種爲將來孽矣此五蘊不得而五十種陰魔無門可入者乃話頭無路之妙密使然也話頭既無路便執不得有執不得無執不得卽有卽無執不得非有非無四

句法執不得則九十六種外道無從而異見矣政以話頭如金剛圈栗棘蓬吞不得吐不得要向此處力叅力透所以魔外俱絕耳大矣哉無爲寂滅之光明幢也惟在師承溪得無路之路所以能教人悟無路之道但恐爲師者道眼不明妄教人看箇話頭要他在誰字上與本性合本來面目上與妙心合卽心卽佛上與有心合非心非佛上與無心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上與非有非無合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上與卽有卽無合一切話頭生出計較動落四句所以日逐開却魔外門戶無事生事遂致著色相容

領納起想念逐遷流落分別一墮此套或喜或怒或悲或憂或思或恐或驚七情一形魔得其便皆因師眼不明資心自惑使然耳但能空盡心識把住話頭不生見識一味力叅任他天崩地裂只恁麼叅去自然魔外永絕

示衆有一輩不曾叅究自己亦不信有悟門逢人便道我輩苦心持戒修懺念佛經秋歷夏萬苦千辛不能暫得一絲毫許輕安消息彼等依趙州高峰語錄所言便道七日不悟截取老僧頭去那裏有此等事竟以博地凡夫妄稱悟道罪過不淺汝等修行人決

不可信諸叅禪人疑彼所說來問北禪北禪曰此輩不是不修行政是藏教修行刻苦小心人也彼但知持戒欲得作佛懺罪欲得作佛念佛往生淨土持誦欲辦一心如此行持待到純清絕點一心不亂去黑趨白以爲修行不知大心凡夫向一句子上心路頓絕無修無證直下翻轉無量劫來生死心作一把金剛王劒向萬法頭邊處一截截斷佛心菩薩心尚不得起何況起于世間之心此圓頓妙道只在剎那際三昧入耳趙州高峰七日悟道之言猶是對中下根人做工夫者之權說也彼之不信正爲根小不足

爲怪但彼以斥鷃之高妄詆鵬鵬爲無如此事則可憐不足惜矣

示衆大都修行人不知眞修方便多爲勇猛精進四字誤過一生然此四字是同所修各異有以身勇猛精進者有以心勇猛精進者晝夜坐禪執身不倒或單遣昏沉務求不睡或鍊頂燒身同于拔髮或以戒律威儀中極瑣細事日夜盤桓故南岳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可見捨却心地法門專于羈縻邊作佛事與出生死絕不相干假饒弄到晝夜常清坐脫立亡人天最勝大事未明有何用處

馬祖坐禪謂之磨。輒作鏡牛頭神供謂之臭肉來。蠅皆因心法未忘。用心混雜。向有功用。處作勇猛精進。不知修處不精進。何所進。勇猛長劫亦徒爲耳。嘗試論之。勇者無怯也。猛者不弱也。精者不雜也。進者不退也。四字惟參禪心地法門者能之。何故。聲禪人一聞出生死。在于徹證徹悟證悟之路。在于參禪。禪那無修。只在絕情絕想。務期親見親決。便爾不顧危亡。得失好歹。是非把佛法世法一齊放下。此大勇也。于放下淨盡無著力處。無擬心處。無入頭處。無道理無明白處。畢竟要于此處得力。此處用心。此處入頭。此

處明白者。箇道理。此大猛也。不涉雜修。只于一味心地上。念茲在茲。茶裏飯裏。喧寂不分。淨穢莫辨。打作一箇疑團。此至精而無雜也。從此直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入法。雙亡一真。不立更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此大進也。趙州曰。我三十年不雜用心。惟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二時粥飯。尚是雜用心。何況髑髏邊種種瑣屑。而不礙勇猛精進。耶。蓋兼帶修行。皆落功勳位中一點。修行一點道理。若不并盡。總爲有勇猛而無精進矣。若真正生死心切發大勇猛精進者。捨參禪一事。更無別路。參禪人不得遣昏沉若遣昏沉。

則轉鬪轉多精神疲倦于心力極微細處不得發越
籠罩殺人擔閣日子極是禍事昔高峰妙禪師三年
不倒身立死限學禪日夜打坐終日輒在昏沉中愈
遣愈疲話頭轉不親切雖爲狗子無字難起疑情未
必不與昏沉作對所致古人曰得者一放又曰須中
夜大睡一覺此豈悞人語哉叅禪須到放身命處放
身命處乃識心不到處也識心絕則真心出矣若於
種種威儀禮節周旋無失語言酬酢照顧不差處處
用心頭頭著意摩挲鉢杖裝飾几筵顧履瞻衣遮前
掩後皆爲修行障礙故藥山曰我何能屑屑事布巾

耶由此觀之直到忘前失後如高峰之啓鑰不局中
單如廁此真放身命處也做工夫以之

示衆單坐禪不看話頭謂之枯木禪又謂之忘懷禪
若坐中照得昭昭靈靈爲自己者謂之默照禪以上
皆邪禪也坐中作止作觀惺寂相傾觀理觀事雖天
台正脈及如來正禪然猶假借識神用事所照卽境
所以命根難斷不能透脫多落四禪八定及生五十
種陰魔以識神在故也大慧一出埽空千古禪病直
以祖師禪一句話頭當下截斷意根任是疑情急切
千思萬想亦不能如此如彼有可著落旣無著落則

識心何處繫泊令人于無繫泊處一迸則千了百當
可見纔看話頭則五蘊魔便無路入矣然不得執著
久坐坐久則心細而弱疑情必不猛烈永嘉曰行亦
禪坐亦禪可見四威儀中不時翻換不使精神昏墮
但用心親切處便是確實工夫何須執著死坐哉又
不得一向在靜處靜慣則動中便失亦不得一向在
鬧處鬧慣則靜中便有無限雜毛知見打攪靜慣則
怕鬧鬧慣則怕靜皆工夫之病也必須靜中鬧中任
緣任事只是者一段不了公案時刻要見明白而已
鬧中亦不妨怕失怕失則此事愈急急極則自然發

作鬧中亦不妨知見多知見多則愈加氣力叅究加
力叅究則知見自退而發明矣有知見盡而發明此
事者有發明此事而知見不得不盡者故樓子和尚
雲峰禪師皆忙處發明可見叅禪不獨坐在靜中也
復有看話頭而不肯叅請者又有執叅請而不看話
頭者皆偏枯也何不向話頭疑處著箇叅請叅請疑
處反覆自看如此叅如此看兩路夾攻不愁不得
示衆古人要做工夫而悟道今人多爲做工夫翻不
得悟道蓋古人聞得如何是佛答箇乾矢橛便反思
道所問是佛爲什不見答箇菩提涅槃妙性眞如而

單單道箇乾矢橛答不如問有何長處因此疑心頓起放意不過憑他鬧處閑處總是此疑如萬絲結住百不能解愈思愈疑因之情絕心斷徹見答處的確謂之悟道不是今人閉眉打坐遣夜排昏不是靜歇養第八識不是穿鑿信第六識不是抱守養第七識不是無心墮死水不是悟些好光景入五蘊塵不是道理落分別今人做工夫犯此所以不悟必欲求悟單單只在觸背兩路去不得處如漫天網子兜住一味奮力求出奮奮不已東打西打忽然打破一直步去作自在人透過此著更有末後句在

示衆叅禪最忌易明易明則情不枯情不枯則入不深入不深入則見不徹了見不徹了則何有相應分所以古人四指濶文字亦須挖盡令人向無摸索處摸索故大慧以其師圓悟所作碧巖集傷于剗剔欲碎其板非徒然也自評唱出禪宗遂涉文字致令學者有箇著力處甚至學語之流變而爲講公案東穿西鑿把佛祖慧命都成狼藉可惜許也若非親見親證有箇入處決不可看此等書以爲活計卽如智證傳宗鏡錄亦然有大心者幸于自己分上求之待徹後細簡前書不妨有大證據

示衆手不攀枝脚不踏枝口敲一枝驀然樹下人問
如何是西來意若不答他却孤負他問頭答他則
喪身失命看他說得如此話出只爲從前信得牢固
捨得見解死得心敲得住耐得久所以悟得淡說得
切實今人一箇話頭未曾參三日兩日便爾蠅然刺
發特地穿鑿壞了纔見舉話又道如此如彼苦哉苦
哉只爲見小利便要明白不肯參求直入異路耳嗚
呼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閻老子不怕你有見解鬼符
子忽地到來你將什麼支遣不如今日休歇好話頭
敲住好耐久參去好莫理路上著到好須盡削除好

勿太穿鑿好便恁麼信去更勿生疑生畏回頭回腦
所以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絨口度殘春

示衆做工夫先須養精神精神若旺便得專志猛烈
話頭便有精彩有精彩便得躍然活潑衆情從此發
而眞疑起矣眞疑若起則觸不開打不失久久自然
卒地爆地耳行人不識養神之方多生障礙障礙之
起只在勤惰兩途惰者之過人皆知之固不必言勤
者之過茲當略舉一者夜不容睡則昏沉逼發不惟
夜不清爽致令日間如霧中相似經年累月轉做轉
迷精神漸疲話不親切此政不在遣昏沉爲勤也一

者發猛坐香身覺安安用心漸微疑情益弱坐在安樂窟裏直須于未安貼時即便起立立之未久卽行行行再坐則精神不倦不昏不致凝滯沉相中自然轉轉轉地若動若靜都有激烈氣象此又不在以坐爲勤也一者坐得安妥不散不昏寂然入于沉相中目前如雪耀相似話頭如逆水遊魚脫力尾搖搖而身漸退縮越退越沉人來巡警亦不知他是沉相自己亦不知是退屈目前便有許多作怪色相出現耳中亦有許多聲音語言或玄或妙似夢似醒若驚若喜魔境佛境惑亂千岐多致失心狂執此悞以寂靜

爲勤所致也一者急于求悟廣生知解將教乘極則語宗家玄妙句坐時盤桓一上夜來辨論一番明日又思索一遍意在圖度不知智門一開悟門便塞縱有開發亦是依通生死分上總無交涉此悞以知解爲勤所致也一者識得不從解入全體打開猛烈既久忽得前後際斷覓取一念了不可得話頭便不猛烈終日坐在死光影中自謂快活便爾精勤習靜恐怕失了者些好處愈入愈淡不知不覺話頭懶去鞭逼所謂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若便坐此謂之寒巖枯木死水不藏龍岐路紛然自此而起到此田地自己

便無主宰必須仗此一箇話頭度過者軟洋子直至開悟方不墮落此又不在把捉光影即便住脚爲勤也一者識得此處話頭要緊猛地有箇省發或見得一切法空目前無一點障礙若身若心如空中聲如鏡中影開口便在空中靜理上著脚沒頭死水永無出期祖師一句盡力道不得縱道得相似亦是中間隱隱夾帶一段意思逢人滾滾地直是叵耐此又悞以如夢如幻及本來無一物上蹲坐爲勤者也一者透過此關便吐得一句出不能實知落處軟嫵嫵地見人便機鋒轉語種種相似勤于口頭三昧失却脚下

踐履語時尚屬法見事上亦落罅漏不肖盤桓委曲詳細自道直截好漢大是禍事此又悞以口給禦人爲勤者也一者在于一句上果得實確確地目前若銀山鐵壁如彈打鐵城終日便無箇下落處仰天俯地不可奈何直下便肯休去歇去不知更有下半節事此又悞以單提塗毒鼓爲事恐怕分擘法見翻致生情動念而慎護爲勤者也復有一等知有下半節而大法未盡開口如連麻相似以末上多一句爲得或在斷貫索處不自覺知旁觀者哂若早爲人便不滿足了也又有一等雖已透得大法而操養未淡終

是未熟果子未堪摘得若此處坐住總是半塗而廢
果到腳尖頭也踢出佛來一任高臥孤峰放身城市
無可不可生亦得死亦得直入無功用行不干勤處
坐著而于不坐著處精勤直至無悟無法無操履無
習氣無作佛無利生無勤不勤然後勤如永明情如
嬾殘各請自便做工夫若此始有些子氣息若到明
眼尊宿門下好與三十拄杖

示衆道理不是禪世情不是禪工夫不是禪修行坐
香不是禪問話答話不是禪機鋒迅疾不是禪精進
勇猛不是禪但只時時憤然要明此事卽是參禪時

時要明此事則及盡一切經教祖師言句直逼塞在
沒縫罅處謂之眞道理落落人前不識好惡青黃長
短一任世間起伏摩盪謂之眞世情不辨是工夫非
工夫是間斷非間斷祇此疑情結住不可柰何謂之
眞工夫不知行住坐臥不問去就是非顛倒錯亂謂
之眞坐香眞修行人去不得處逢人便問因人問處
向人便答不作安排謂之眞問答撩著便轉撥著便
行不作機用套子自然合轍謂之眞機鋒眞迅疾拌
却身命絕却心識撇却修行道理世情談辯單單直
做那事謂之眞勇猛精進忽然一憤憤著便好拍手

呵呵大笑曰原來却在者裏且道如何是者裏良久云今夜臘月初七堂中稽考喫茶與汝說破

示衆昔黃龍死心新禪師初叅秀鐵面已善機鋒轉語及叅晦堂堂豎拳問喚著拳則觸不喚著拳則背汝喚作什麼師固措二年方領解然談辯益熾堂于其語銳處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全心一作偷心然而全字最好師趨出聞知事推行者而迅雷忽震卽大悟趨見晦堂

忘納其履卽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叅底禪某是悟底禪堂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今人不曾見人開發但將一箇話頭在肚皮裏念見神見鬼種種祥瑞極是可笑又有一種學箇口頭機鋒要人唱和上一人不肯他便拂袖去道機鋒也不會殊不知死心見秀鐵面時何等來得及見晦堂于拳頭觸背上去不得方始服膺及二年既悟已是機辯縱橫又于說食不飽處兜住直至弓折箭盡教他死却無量劫來全心所以聞雷頓喪慶快平生切莫去念箇是誰是誰無無本來面目本來面目念出事來只

于拳上背觸不得心言兩絕盡你見聞處頭頭法法
一截截斷自然轉身轉過來後雖是活脫還須死盡
全心直如選佛得甲科始得叅禪人不可自賺自悞
示衆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只
此一問不是等閑便是百千虎狼一時周巾環布了
也若無向下一答豈不死在句下可見此一問不是
趙州未免說心說性將一段道理支吾他與西來意
有何交涉先須識取西來意始得所謂承言須會宗
勿自立規矩今人只管熱驟忙忙手舞足蹈希圖體
面上好過摹倣他庭前柏樹子意度道他說柏樹子

是顯法身要牽合些子教理著些子伎倆依樣畫描
兒或道一句說一物聲一聲色一色做出千模百樣
中間夾許多見處殊不知總是魔業又有一種纔見
說道勿夾中間事他便作解道沒意味語但衝口便
出莫要擬議此是現量中事不知沒意味語正是夾
中間事了也又有纔聞有義味不得無義味不得便
道柏樹子本來是無底及問爭奈柏樹子何便道無
又不得也此等說話惑亂殺人祖師分上有何交涉
只爲平日不肖真正盡情捨下做大死底人鎖口只
要堆積些糞穢以備不時之需生怕做人不得故有

許多見處潛入魔道何如百不知百不會一點頭路也無昏天黑地只有一箇話頭不知是何等語只要求他下落處然此下落處不是教乘裏有底不是事相上有底只在問答處看他如此問因什却如此答看不出如壁立千仞只在壁立千仞處看絕事理去有無離四句絕百非終日捱拶去不得處古人所謂正是好處若不如此做工夫只求箇速會轉不會矣若更別求方便更無容易方便了也大丈夫立堅固志不管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按定腳頭冷冷地與一塊石頭相似高峰曰拌一生做箇癡漢去豈不是

前輩好樣子哉一點雜法不得入心只是鐵壁上捫摸亦不要你尋出箇門路來捫摸來捫摸去連身心鐵壁一時跌向火坑地獄裏化爲灰燼然後向灰飛烟滅處起來商量向上事且道灰飛烟滅阿誰起來商量向上事只向道柏樹子聾

示衆當機一句是劒刃上事不得如何若何纔動著已成滲漏了也雖然若守著枯椿兒有什麼用處須知動著正是動不得底正句要識正句須識有句無句然有無句有多種有有問底句有無問底句有問本合有無句須知有時却無無句無問本合無無句

亦須知却有無句有問底有句與無問底有句要審
是同是別無問底無句與有問底無句要審是同是
別作麼生是如來禪底有無句作麼生是祖師禪底
有無句如來禪祖師禪相去多少有句無句有何力
用卽出生死爲什會得有無句却出不得生死爲什
有一種會得有無句雖出生死未透法身如何出生
死全透法身爲什麼瀉山說箇如藤倚樹須識如藤
倚樹底道理須向如藤倚樹處過得日子最爲切要
先須看透此一節再看樹倒藤枯等語此事大須仔
細仔細

卷七 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八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七佛并西天二十八祖傳法偈

無相身心卽有無有無兩絕密交蘆迅雷不及掩雙
耳夢斷遙空月自孤

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指天指地已全提四顧周行見大機一句獨尊山岳
墮現雙趺處始知歸

世尊觀明星廓然大悟

眩眼星明頓霍然東方羣動用機全不因溪破正三昧若箇能離十劫前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雨過空山水碓聲文殊何處著椎鳴脚頭脚底無勞問寶座從他下與陞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梅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無孔鐵椎拋一對雙雙唱出太平歌池塘月寫梅花影一任春風夜起波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我色身且不見我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我法身

未動良灰三尺雪乾坤何處不陽春千山鳥絕江溪

凍不見韋花問栢人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名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百花當檻媚晴絲舞罷凭闌眼睡時黃鳥一聲枝上語
臺頭不柰日遲遲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于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聞說瞿塘春水高今朝親上峽中橈木鷺倒岳傾湫
下幾箇長年解把篙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髑髏乾竭到無聲還是泥犁鬼窟生敲破世尊無見
頂人間天上任縱橫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
卽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

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

避佛何如避自己伸出你手還是你沒頭水浸討乾場盡大海中皆火起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點天棒月浪施功竹杖拋時親到頂夜溪摸著枕頭邊被窩肩漏朔風冷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

上一切窳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高眼從來不著塵阿誰奴子共殷勤嚴冬一片三江凍萬卉千葩徧地春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

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推出雙輪駕白牛四衢誰更敢當頭卽他珍御還他
載天上人間自在遊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
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
傳付囑摩訶迦葉

大地花開勝國春碧池窺洞笑相親自從惹得燕鶯
語話到于今轉失眞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

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
當護持併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
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
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
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
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
我當依勅恭順佛故

拈起蓮華擲向人花房子密曇無垠蓮花服上淡淡
意祖佛從來竝蒂新

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

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
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
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
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
棺如故爾時大衆卽于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
猛熾何能致火熱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
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
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

雙收雙放可憐生猫尾研椎生鐵鎖任他東擲與西
拋碧眼胡兒無處認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因阿難問師兄世尊傳金
縷袈裟外別傳箇什麼祖名阿難阿難應諾祖
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呼參卽唯便傳心指掌分明諦莫尋取瑟而歌君會
否有心擊磬待知音

四祖優波毼多尊者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
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
害正法祖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
瓔珞縻尊者頸祖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華
鬘更言諭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

喜引頸受之卽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波旬求懺祖令自唱三皈三尸悉除

賓主相逢互獻酬清歌聲裏白歡浮自從三疊陽關後一夜西風滿目秋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

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卽化一大山于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在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惶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

翻雲覆雨憑誰力滴滴空堦夜溜聲多少錯將神用看踏花那箇不經行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至東土武帝遣使齎詔迎請至金陵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遂渡

江

廓然無聖復不識踏轉機輪未端的擲得蘆花便渡
江令人萬古常相憶

有僧神光詣祖叅承祖嘗端坐面壁莫聞誨勵
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
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
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
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
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
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

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今汝斷臂
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
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
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
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提刀斷臂置師前的的傳來萬事全匪得將來重
墮安心盡底再翻掀

祖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
大士展轉囑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
併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

解云

各有二字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

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解云逐一指點一偏後代澆薄

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

得法以何證之解云祖佛苦心可悲可痛汝今受此衣法却

後難生但出此衣解云此豈不是五家宗旨之法信麼併吾法偈

解云此非七佛歷祖等偈麼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

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

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

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

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

自然成

三十五偈四卷經衣鉢家貲原不少又道西來一字
無六番毒藥救不了

五祖弘忍大師從信大師得法知付授時至令
衆說偈神秀書偈于壁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
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曰未見本性
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慧能亦說偈倩書曰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
埃祖曰亦未見性祖至能踏碓處問曰米熟也
未能曰米熟也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

去能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能即大悟一切
萬法不離自性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
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
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新月澄溪上下圓冷雲抹盡落遙天城樓黑黑三聲
鼓萬象森羅枕子邊

六祖慧能大師避難經十五載忽念說法時至
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
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刹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
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

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

風旛非動心何物刹頂衝天鐵鶻飛六祖自家都靠
倒倩誰拈出最初機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
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
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
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
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衝鋒一騎突重關好手當鞍不敢攀四足風馳滿天

下後多神駿玉蹄翻

馬祖道一禪師南嶽嗣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呈橈舞棹踏翻舟在海何人脫巨流水底有龍窺得破好興雲雨沃神州

百丈懷海禪師馬祖嗣再叅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

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師直得

三日耳聾

獅子憐兒按繡毬惹教絲線費牽抽藏頭未露翻身術一一從他不識羞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虎齧大蟲曰不謬眞詮爲什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輪却一半

石邊流水放教過灑灑吞聲曲曲渦寄語不須頻叫

屈到頭千尺海生波

黃檗希運禪師百丈嗣問丈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便歸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叅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丈一日問師什處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舉罷全身把舌伸大機之用點來親分明學得陷虎法一摑雄峰是箇人

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叅問否師曰不曾叅問不知問箇什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去更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

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漢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什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因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于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

無多子愚搗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于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什了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者

風顛漢叅堂去

層疊樓高一步登末梢撿著迅騫騰角尖迸出玄中
要萬古眞師貴所承

師栽松次檠曰溪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師曰
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鏤
頭壑地三下檠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
了也師壑地三下噓一噓檠曰吾宗到汝大興
于世

曳起三江盡底傾弄潮人慣釣舟橫縱然三十還三
下添箇噓噓歎大興

師半夏上黃檠山見檠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
人元來是描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檠曰汝
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
檠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
又辭檠檠曰什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
檠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檠大笑乃喚侍者將百
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檠曰不
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打趁橫流一掌行先師禪板最分明當時若與親相
見不致如今歎不平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
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禱
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問和尚三
日前說什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
前日打普化作什麼師亦打

三日前三日後普化克符俱漏逗如今臨濟到三峰
與他一鏃三關透

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
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
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

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
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
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未發雷聲電已過幾人先此絕淆訛睡中一夜春風
急坐久落花簾外多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師曰佛者心清淨
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
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
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

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舉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

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言意浮沉結鬪髻髮尖進出海門秋從權到實照功盡處處吹毛用不留

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一喝金剛王星斗避寒芒千江不放下波浪上瞿塘踞地獅子吼萬山絕孤狗寄語百年妖何處輕開口探竿與影草誰解聲前了掣電過長空落處斯分曉喝不作喝用霹靂下空洞犯著三日聾至今尚傳誦示衆叅學之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

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
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
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
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
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
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用處卽奪學
人被奪抵死不肯放下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
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
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
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

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加一重
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
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上堂次兩堂
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
曰賓主歷然師名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
堂中二首座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
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
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什麼處
僧曰再犯不容師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

取堂中二禪客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
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
一云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者賊師聞乃
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
下座

兩堂一喝互交加驀直相逢且放他到底分明向君
道竊桃三度見開花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
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
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

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鍼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
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
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截路張燈禁夜行將軍號令太嚴明機前掉臂過關
去雲外飛鴻叫一聲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門
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
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
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團劈難撈水月華當陽把住又歸家碧潭千尺夜空

冷落葉滿天誰撒沙

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嗣初在臨濟爲侍者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什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

覺名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又喝覺亦打師曰某甲于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于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曰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得一低頭毒已淡和根截去更錐鍼棒從脫下回三頓開合雙眸出頂心

南院慧顥禪師興化嗣問僧近離什處曰襄州
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
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
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者棒本是汝打
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叅堂去問僧
近離什處曰襄州師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和
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
錯箇什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
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

兩度拋綸問淺溪鉤頭密意有浮沉自從三十年前

定潛躍由他好縱擒
汝州風穴延治禪
似鐵牛之機去卽
住卽卽是不中卽
長老出問學人有
慣釣鯨鯢澄巨浸
喝曰長老何不進
還記得話頭麼陂
牧主曰信知佛法
理主曰當斷不斷

定潛躍由他好縱擒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嗣上堂祖師心印狀
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
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
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
慣釣鯨鯢澄巨浸却憐蛙步驟泥沙陂注思師
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
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
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麼道
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犄角雲排靦面攻知機却陣倒鋒衝暫時左次影旗
換會得翻令失變通車急急砲重重別山窺著早收
功

白雲守端禪師楊岐嗣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
著道著時如何師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處
容身去也師曰確搗磨磨曰官不容鍼私通車
馬師曰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曰恰是僧吐
舌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
師曰放過一著

萬仞崖前拋杖子何妨到底自甘休車馬私通堪貴

賤呵呵放過有來絲

昭覺克勤佛果禪師五祖嗣至眞覺勝玉泉皓
金鑾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
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
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
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
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
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
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便
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

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什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聾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多品

師南院嗣上堂祖師心印狀
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
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
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
却嚙蛙步驟泥沙陂注思師
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
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
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麼道
又招其亂師便下座